

魏碑是好書法嗎

魏碑書體是好書法還是不好的書法？此問題有兩個答案，清代乾嘉以後，很多書法理論研究者及書法家認為魏碑是好書法，而在此之前的一千多年間，人們並不認為魏碑是好的書體。

對魏碑書體的解釋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對我國南北朝時期（公元四二〇至五八九年）北朝刻石文字的統稱，這些刻石大致分為碑刻、墓誌、造像題記、摩崖石刻等，一種是專指北朝時期北魏的各種刻石。

到了漢末魏晉時期，中國書法已經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漢末時新的書體草書、行書、楷書已漸成熟，被奉為「草聖」的張芝、「行書之祖」的劉德升、「正書之祖」的鍾繇都是東漢人。魏晉時期，新書體為士大夫階層廣泛接受，成為流行書體，但是西晉末年「八王之亂」後，中央政權被迫遷往建康，中原士族相隨南逃，史稱「衣冠南渡」，換句話說，那些官僚和知識分子，書法寫得好的人都去了東晉。東晉以及後來的宋、齊、梁、陳各朝，傳承漢、魏、晉以來的書法正脈，並不斷快速進化、成熟，湧現出像王羲之、王獻之等一大批書法家，對後

世產生巨大影響。

反觀北朝，西晉滅亡後，便進入了「五胡亂華」的十六國時期，由於讀書人大都南遷，加之少數民族政權不重視文化建設，北朝各國的書法，總體上又回到漢末隸向楷轉變的狀態，並長期徘徊不前，直到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革俗漢化、慕學南朝，書法水平才獲得了快速提升。這也是有人把北魏碑刻作為北朝代表的重要原因。

對北朝書法，當時的人評價並不高。顏之推是南朝名士，被西魏俘獲後，入北朝為官，他評價北朝書法「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北朝人對自己書法也不自信，當時南朝著名書法家王褒被俘至北朝，北朝人競相從王褒習書。北周書法名家趙文深原來聲望甚隆，只因王褒入北，「文深之書，遂被遐棄」，趙文深對此「慚恨」，並「形於言色」，無奈「好尚難反」，於是「亦改習褒書」。

唐朝是距南北朝較近的朝代，不少南北朝書法家經隋入唐，唐朝也開創中國書法十分輝煌的氣象，唐代是怎樣評價北朝書法呢？唐太宗李世民是一個書法造詣很深的皇帝，他獨尊南朝羲、獻，曾命臣下搜羅購買

王羲之書跡二百九十紙，未顧北朝書家。唐初著名書法家孫過庭在《書譜》中針對「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的言論，反駁道「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推輪者乎？」意思是為什麼華麗的房子不住非得住洞穴，為什麼有漂亮的車不坐非得坐破車呢？顯然他認為南朝的「今妍」勝過北朝的「古質」。唐代天寶間書法家竇臯撰有書論名篇《述書賦》，綜論歷代書家，「可入品流者，咸備書之」，其中列南朝晉、宋、齊、梁、陳各朝書家共一百四十五人，而北朝十六國只列北齊劉珉一人，由此可見北朝書法在他心中沒有多少分量。

隋唐以後的一千多年間，北朝書法一直處在淹沒狀態，直到清朝乾嘉時期金石考證之風興起，北朝書法才被挖掘出來。在金農、鄭板橋、鄧石如、伊秉綏等人金石書法探索的基礎上，嘉慶朝的阮元，第一個在理論上肯定北朝書法的價值，他不但提出了北碑的概念，也肯定北朝書法「不尚風流，拘守舊法，罕肯通變」，「筆法勁直道秀」，指出「且若《禊序》之外，更無書法，豈不陋哉」？後來經過康有為的過分鼓吹，碑學

大盛，湧現出了一批金石書法大家，形成了碑學、帖學並行的局面。

自碑學誕生，圍繞碑帖之間的爭論就一直不斷。到底碑帖相較孰優孰劣呢？從當代的審美觀來講，南北朝書法各有鮮明個性，各具藝術特色，不應強分優劣，但從發展程度來看，南朝書法和以後的帖派書法明顯處在高級階段，進化得更加完善，而北朝書法原始、古拙，處在發育的相對低級階段。

清人尚碑也是有現實需要的，即書法家尋求創新突破。經過唐宋元明歷朝書法家各有所「尚」（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書法已經發展得法度嚴謹、高度完善、固若金湯，如果繼續通帖學途徑探索，難有突破空間，而碑字的原始古樸，尚未過分自我束縛，這反倒為書法家創新提供可能。但尚碑風氣也給中國書法造成了傷害，尤其是有人把「金石氣」作為尚碑的內核，誇張地抖筆、滯筆及故意錯亂筆畫構字，意圖製造「缺陷美」、「朦朧美」等效果，嚴重地違背書法的書寫性。我深信，中國書壇在經過百花競放的探索後，最終一定會回歸書寫的本質。



如是我見 高聲

藝術與道德

藝術和道德有什麼關係？一件藝術品背後有沒有什麼道德價值呢？常言道：「觀其字，知其入。」看一個人如何寫字，寫出來的字怎樣，大概知道這個人的性格。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觀賞王羲之《蘭亭集序》、蘇軾《寒食帖》，相信不少人透過這些書法大家的美學產生很多聯想。比如，一個有專注力的人，他寫出來的字大多會很工整。

藝術家是好人還是壞人可能沒有直接關係。

如今，我們有需要分析藝術和道德的關係嗎？從前藝術並非單純的只是創作一件消費品，那個年代，藝術是一種修為，例如在敦煌那些無名的藝術工匠。當一位藝術家就像僧人一樣，修煉的是藝術的「術」，追求修為。藝術不是用來包裝或建立形象，透過形象去推銷自己的藝術品。今時今日，藝術某種程度上變成消費品和投資產品之後，很多時候要用道德包裝作品，或塑造一個價值觀，從而達到吸引買家的目的。這種現象司空見慣。

藝術和道德是一個討論不完的議題，每位藝術家背後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位觀眾看待不同的藝術家也有不同的道德標準。有些人愛屋及烏，就算是一些道德不完美的藝術家，他做了什麼錯事，他的粉絲會為他護航，找理由為他開脫。

道德和藝術其實很相似，有主觀性也有客觀性。賞析一件藝術品和評論做人的道德也是相似。有些人從主觀角度看，喜歡一件藝術品與否，同時亦有藝術評論的客觀學問和方法。



善治若水 胡恩威



君子玉言 小杳

家輝囑咐小梁帶我們去崖口村轉轉，我們覺得陰天下着小雨，不忍心他們辛苦，家輝又發微信又打電話一再說值得看，小梁也不停加持，說崖口煲仔飯很有名，路不遠，就十幾分鐘的車程。吃貨的好奇心被兩個機靈仔鼓動起來，冒着濛濛小雨奔往村莊。

家輝聰明熱情又細心，做事機敏妥貼，是個陽光帥氣的暖男；小梁工作勤勤懇懇，靠譜到位，我們或者前輩老兩口來，都是他接送，無論多早多晚總是開開心心，車上礦泉水雨傘充電線永遠是齊備的。他開車技術極好，可放寬心。這些朋友，總是想方設法地讓我們看到更多的地方、吃到更多的特色鮮物，令我們感動又不好意思。

果然，冒雨行駛十幾分鐘，很快來到崖口。我們事先完全不知道有關村子的任何背景，還沒來得及上網備課，懵裏懵懂地瀏覽沿途，看着看着一片綠油油的稻田悄無聲息一下子閃進眼眶——崖口村這就到了。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灣區，這樣一大片鮮活欲滴的農田，無論從規模、從規整程度、從田園牧歌式的古老氣質上，實可謂少見。我以為這塊稻田就是供人們抒發詩意、做做樣子的打卡背景，誰曾想在田邊竟然立着一塊牌子，上書「高標準農田建設項目」——果真是實實在在能看也能吃的稻子的田。

然而這塊稻田又是那麼與眾不同。沿田邊漫行，一側是一家接一家的餐館，多是煲仔飯；另一側是布散於林蔭中一間接一間的café吧，有趣的是，這些café吧是由十幾個集裝箱改造而成，門窗水電餐台一應俱全，有樓梯通向屋頂，支兩把大傘，供人們看景喝茶。每家café吧都在稻田邊擺設了露臺傘和桌椅，儘管下着雨，所有的座位坐滿了人，面向稻田。田間修了一條水泥路，有帶篷的雙人自行車供租用，兩小時三

稻田咖啡



崖口稻田。

作者供圖

十元。可惜雨越下越大，只好打消騎車遊稻田的念頭。

我們走來走去，好不容易在一家叫做「貓貓小院」的café吧等到稻田邊的露營座，點了杯椰奶咖啡。小梁去買煲仔飯，大家一致同意打包在這裏吃。小梁去了好久，說是吃煲仔飯的人排長龍。我們趁時間享受稻田咖啡。正是春末初夏，超兩千畝的稻田綠意正濃，近處蜻蜓低飛，田野盡頭是綿延的紅色小樓。田間還有一座樹木掩映的小山，讓平鋪直敘的田疇有了起伏變奏。手執熱咖，面朝綠田，頭頂雨滴敲樹葉，遠處白鷺翻飛，晚霧漸起，四面蛙聲陸續唱響，又養眼又愜意。

老闆娘告訴我們，崖口稻田有兩季兩色可看，早稻五至七月，晚稻八至十月，可賞綠色金色稻田；到了冬季，村人在田裏種上格桑花，一二月進入盛花期，一片粉紅色花海，足足有三百二十畝。聰明的崖口人是懂我們的，他們把一塊田做出了煙火與詩意。

做過功課，才知崖口還有眼睛看不到的特別之處：崖口行政村下轄八個自然村，舊稱「崖口八堡」，一三三〇年開村，至今已近七百年歷史。晴空萬里時，可看到一水之隔的香港大嶼山島，山海間三十六平方公里之上，生活着三千多名村民。孫中山的故鄉翠亨村就在隔壁。民國元年，孫中山曾從澳門登陸崖口並發表演講。

南宋時期，以譚、楊、陸、蕭四姓氏為主的中原百姓為避戰亂遷來崖口。雖然崖口地處南中國海伶仃洋西

岸，但並未形成漁村。這些中原人承襲了他們對土地的熱忱與農耕手藝，在這裏開荒種田，繁衍生息，幾百年來開墾了眾多荒地，還將大量沿海灘塗變成良田和魚塘。鄉親們守望相助，一直以合作方式集體種田。改革開放初期，不少年輕人或到港澳打工或在外創業，留在村裏的大多是婦女小孩和老人，因此崖口村並未像其他地方一樣推行「分田到戶」「包產到戶」，仍然堅守集體經濟，直到現在仍然保留着對各三千畝的稻田和魚塘的集體耕作管理與分配制度，獨樹一幟。

不僅如此，崖口還自發形成特色美食村，雲吞、煲仔飯、鮮蠔粥、水蟹羹遠近聞名，稻田的米和河塘的魚鮮，為餐飲業提供新鮮食材。田園風光的崖口，也是舌尖上的崖口，又是想你的海風吹過的崖口。

二〇一一年有記者發文，擔心在城市現代化、工業化大潮以及逐利資本的衝擊下，田園牧歌的村莊是否會主動或被動地尷尬蛻變。「山清水秀，稻田連阡陌，果飄香魚歡躍，勞動者忙碌於田間地頭，農業生產設施和大型收割機械隨處可見」——這一切，或許，「終究會失去」。

好在，十幾年後，我們不經意間來到這裏，還有驚喜。

小梁終於於來幾盒煲仔飯，果然好吃。臨走開車沿路匆匆一覽，煲仔飯館仍然人頭攢動，魚塘海濱也有咖啡座，雖然夜濃雨大，不難猜想這裏看日出日落亦會很美。

花團錦簇



江蘇南京紫金山上薔薇園內的月季、玫瑰等迎來盛花期，花團錦簇香滿園。

中新社



市井萬象

瑞麗一日（下）

到訪邊境的遊客們，一般都能感受不一樣的異國風情。位於中緬邊境七十一號界碑旁的銀井村，現在已是邊境熱點旅遊村寨。寨子大門拱形門楣上書四個大字「一寨兩國」——國境線將一個傣族村寨一分為二，中方一側稱為銀井村，緬方一側稱為芒秀村。

在瑞麗，兩國邊民語言相通、習俗相同，同源同根、世代相承，從建築、服飾到身材、膚色等等都幾乎一樣，完全沒有陌生和新奇的感覺。為吸引遊客，銀井村有意識地打造了幾處特色景點，比如「一寨兩國水井」，井上建一小型亭子，兩邊書有「胞波情無限，共飲一井水」。

據景區運營方介紹，景區僱用有緬籍工人，經常是一家人一起僱用，包括緬甸少數民族布烏族、頂罐族等，在景區內主要從事旅遊服務、展覽、商品售賣等工作，收入水平相比在緬甸國內相當於白領。

主人特意帶我們走進一家緬甸布烏族人開的「布烏山莊」。布烏族人從五六歲開始都在脖子上戴銅圈，隨着年齡的增長，一圈一圈地繞，伴其一生。走進山莊裏屋，有布烏族少女

正在手工織布，做成一種圍脖，每條四十元。我問其中的一位小姐姐能否給她照張相，她點頭同意。旁邊的人說，如果要與她們合影，每次需交十元錢。

到瑞麗，不去看翡翠玉石，會是一大遺憾。其實前一天晚上，主人就已帶我們參觀了「樣樣好直播基地」，那裏主要交易成品玉石和原石。

「賣原石其實就是賭石，希望「博一博，單車變摩托」。」之前在銀井村，見到緬甸人開的店鋪售賣原石，陪同的人這樣告訴我。

下午五點多鐘的時候，我們來到多寶之城——翡翠王朝抖音電商直播基地，這裏擁有目前瑞麗最大的珠寶玉石成品交易市場。

我們參觀中緬胞波街，街中間一邊掛緬甸國旗，一邊掛中國國旗，兩邊密布中緬商人經營成品玉石的商舖。我們在一家緬甸人開的舖面停留，店主主動用漢語搭訕，感覺普通話比我說得還標準。我隨手拿起一個綠色玉石界面詢價，答「三萬八」，看我們有些遲疑，以為嫌便宜，趕緊又說「還有更好的呢……」來到一家中國人開的做成品翡翠玉石的舖

面前，老闆熱情地拿出三條綠色細珠玉石項鍊，讓我們進行分辨。除了能看出顏色的深淺，其他我完全看不懂。讓我出價，我沒法回答。老闆乾脆自己報價，「這條淺色的三萬八，另一條五萬八，顏色最深的那條十萬」，並教我們進行比對，說十萬元的這條，細珠規整勻稱，色澤統一，自然要貴一些。據說這家只賣高檔貨，也不做電商銷售。

我調侃說，她們家的價位都這麼高，估計也是「三年不開張，開張管三年」吧？陪同人連連否定，說做玉石生意的，已不適用這句話了。現在的行情是，如果你買十隻手鐲，每隻十萬元，但買回去後，你只看重其中的一隻，其餘的九隻可「無理由退貨」，還怎麼可能「管三年」呢？

我一向覺得翡翠玉石行當水太深，裝神弄鬼的色彩過濃，一般人實在無力分辨，哪敢輕易涉足？

「在我們這裏，有一套嚴格的流程，確保讓消費者在多寶之城買得舒心，買得放心。」陪同人帶我們來到位於三樓的質檢倉一體化運營中心，把整個流程從頭到尾參觀一遍。她

說，從用戶下單，由商家將貨品送到對應的質檢機構入庫，到最後交接快遞打包發貨，全程都在高清監控之下，同時直播平台實行購物七天無理由退貨。

在瑞麗，前後加起來差不多逗留了二十四小時。所到之處，經常能聽到人們談論三年疫情、緬北電詐案以及緬北戰事對瑞麗的困擾；幾位陪同的機關幹部還會不經意地議論起這幾年輪流「守邊」防偷渡的艱辛，隨時都能感受他們的心有餘悸與慶幸。但雲南人的樸實就體現在：人人臉上都始終寫滿淡定和放鬆，毫無抱怨，且無一例外地對未來充滿樂觀與信心。

天災人禍，確實是人類的大不幸。數千年來，人類抵禦天災人禍的能力，雖有提升，其實仍然很有限。歷史一再證明，只有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安定和諧，才有經濟社會的繁榮發展，才能有普羅大眾的安居樂業。

再細聽《瑞麗江邊》的旋律，不僅僅能感受到「傣家人愉快的生活、勞動以及年輕人純真、熱烈的愛情」，更有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嚮往與憧憬。